

西藏学汉文文獻丛书第二輯

蒙藏佛教史
西藏佛教史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

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

CPJ97/4007

~~4008~~

040

西藏佛教史

李翊灼著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

蒙藏佛教史 妙舟 法師編

三十二開

西藏佛教史 李翊灼著

精裝一冊

顧問 吳豐培

主編 拉巴平措

陳家聰

責任編輯 王哲所

編輯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

出版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印刷 北京市大興縣古籍印刷裝訂廠

一九九三年一月

印數 一·一二零

定價 四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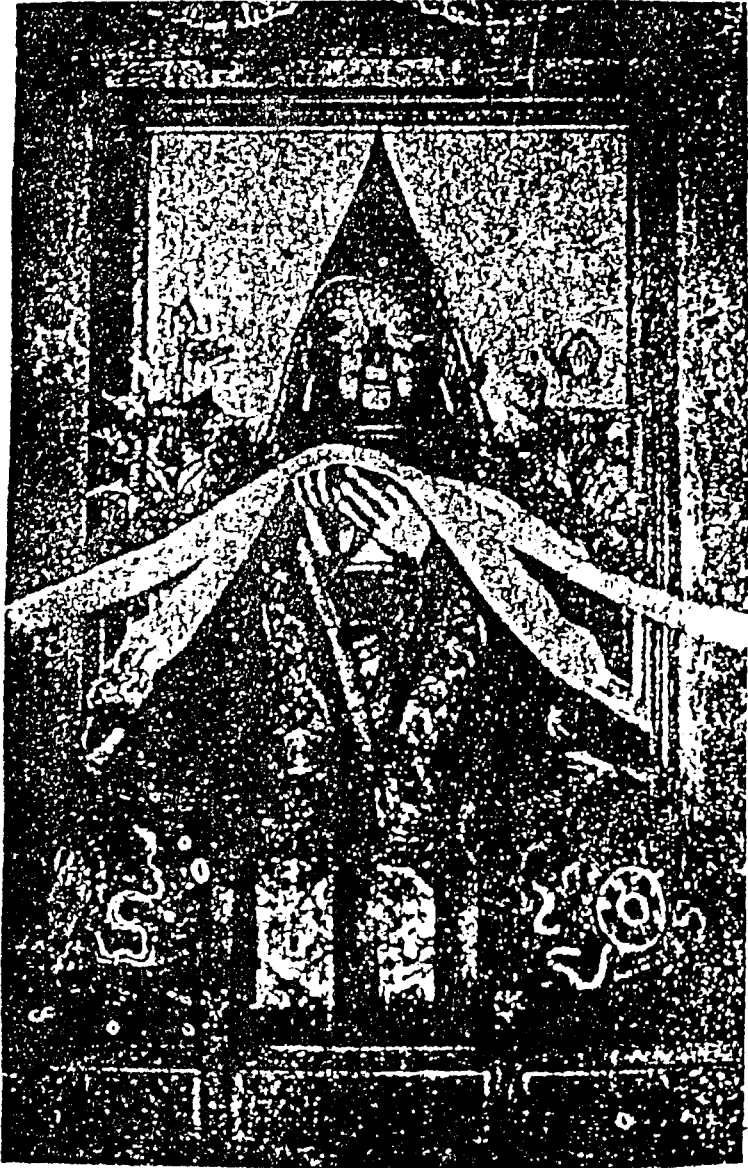




佛 尼 牟 迦 釋



紅 教 祖 師 蓮 華



黃教祖師宗喀巴



喇嘛達師大覺圓慈普化宏國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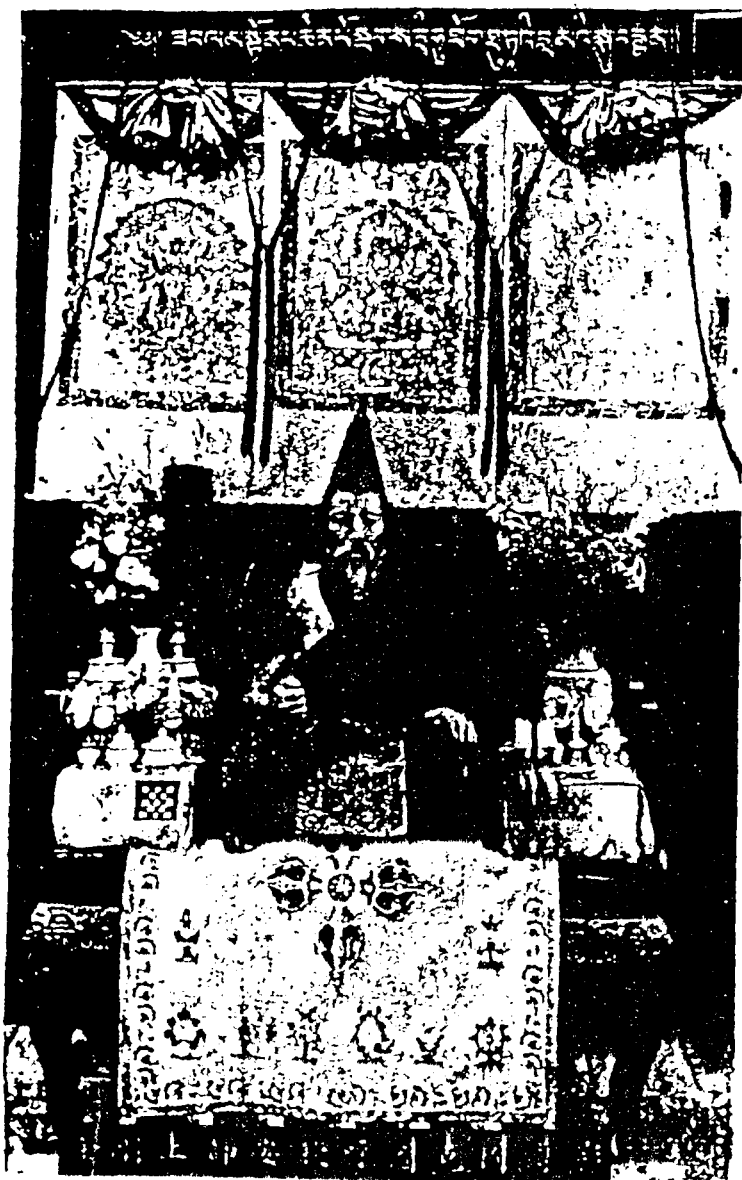
尼德爾額禪班師大慧廣化宜國護



外蒙善輔化博多克哲布丹呼圖克圖



持綜化開因昭明光濟宏慈廣善普頂灌
國克國呼嘉東師國大教輔覺淨教黃



普 靜 法 師 安 欽 呼 圖 克 圖

顧問 吳豐培

主編 拉巴平措
陳家璉

責任編輯 王哲卿

蒙藏佛教史
西藏佛教史

一九九三年元月

前 言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是西藏社会科学学院编印的三种藏学史料丛书之一。原名《西藏研究丛刊》，遵照藏学界朋友的建议，自第二辑起改用今名延续出版。另外两种丛书是《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和《西藏学汉文文献别辑》。《汇刻》有线装和精装缩印两种版本，《别辑》为线装本。这些书自一九八一年陆续编辑付印，迄今已成书四十多种二百余册。

《文献丛书》第二辑选入史料十七种，已成书的有：《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清政府与喇嘛教》、《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康纪事诗本事注》和《西藏春潮》共六种。此外，还将选入几种民国时期的藏事史料，其中包括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与《海藏纪行》、刘曼卿著《康藏招征》、黄慕松著《使藏纪程》、吴忠信著《西藏纪要》、朱少逸著《拉萨见闻记》、唐柯三著《赴康日记》、李明榘著《筹藏政策》、妙舟著《蒙藏佛教史》和李翊灼著《西藏佛教史》等。

清末和民国期间，由于帝国主义的捣乱破坏，藏地连年多事，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空前复杂激烈。其间入藏官员、学者和僧人，为维护领土主权，密切民族关系，据亲身见闻，或据历史文献纷纷著书立说，或向世人介绍藏情，或探讨禦外治边政策，其数不下数百种。《文献丛书》第二辑选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著述，我们将在今后次第择优选人各辑。

编印这部丛书的主要目的，是想为当代学人和民族工作者提供方便，为后世保存文献史料。

藏学汉文文献史料相当丰富，有人估计约千种左右，为数仅次于同类藏文文献。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以往从未经过系统整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有关部门中，各家收藏有多有少，未听说那一家的收藏是齐全的，使用极为不便。一些前期出版的古籍，大都老化变质，触手纷纷碎落，已不堪用；数以万件计的汉文藏事档案和不少珍贵的稿本，

正在不断散失，急待整理成书。因此，无论从藏学发展和西藏工作的迫切需要考虑，抑或从抢救文化遗产着想，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搜集整理。

起初，《丛书》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西藏的藏学研究者和在藏工作人员，现在它已行销全国，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对我们是鼓励，也是鞭策，将督促我们把这件事坚持下去，并做得更好一点，为国内外藏学界多做些服务工作。近年来，海外对西藏的议论颇多，遗憾的是，有不少说法距离西藏的实际甚远，甚至完全颠倒是非。这些人如能摒弃偏见，认真读一点可信的材料，再实地考察一番，就会对西藏的过去和现在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的，如果我们的丛书有助于海外学者和对西藏感兴趣的人了解西藏，有助于国内外学术交流，有助于藏学的发展和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那将是一大事。

《丛书》是一部资料书，编纂这类资料丛书，我们主张力求其全，力

求准确，力求有用。只要是较有史料价值的藏学文献，我们都准备编入《丛书》，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一部史料较为完备的藏学工具性图书。《丛书》拟收录的文献史料约百种左右，要全书成编，还需要做不少事情，也会遇到种种困难，但我们还是想把这件事做完。

在个别藏学家眼里，整理藏学文献是难入藏学研究之流的，这番话已绕耳数年而不去，可见是决心要影响我们的。但离开文献史料，专家又立足于何地？世上人多，各有所好，我们干上这一行，至今不悔，但不悔，而且郑重表示：我们立志为国内外藏学界当资料员，还要力争做一个合格的资料员。

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牛力耕于北京

一 此經之義 乃 佛 之 心 也 佛 之 心 也 佛 之 心 也
 二 佛 之 心 也 佛 之 心 也 佛 之 心 也 佛 之 心 也
 三 佛 之 心 也 佛 之 心 也 佛 之 心 也 佛 之 心 也
 四 佛 之 心 也 佛 之 心 也 佛 之 心 也 佛 之 心 也

班
 禪
 額
 爾



妙
 舟
 大
 著

妙舟上人慧鑒

妙明元子舟濟出世
著史宏法普度九二

覺菴居士敬題



蒙藏佛教史序

象教流傳。上古無稽。藏經所記周昭王時。釋迦牟尼佛誕生。故甄敍宗門。自當斷以是時爲始。迄今二千九百餘年。代有作人。卷帙繁賾。梁阮孝緒七錄。文兼二氏。釋僧佑宏明集。所輯皆東漢以下。至於梁代闡明佛法之文。唐釋道宣作廣宏明集。分爲歸正辨惑等十篇。釋道世撰法苑珠林百二十卷。此書作於唐初。去古未遠。猶爲引經據典。釋智昇撰開元釋教錄。以三藏經論編爲目錄。譯人時代爲先後。起漢明帝迄開元。共二十卷。宋釋贊寧撰高僧傳。晁迥撰道院集要。法藏碎金錄。皆融會佛理。隨筆記載。蓋亦語錄之類。至釋惠洪之僧寶傳。林間錄。釋普濟之五燈會元。釋曉瑩之羅湖野錄。大都精通內典。擅長詞翰。元釋念常受法於帝師帕克巴。撰佛祖通載二十二卷。編年附論。而仍尊儒。以上各部。皆文淵閣所著錄者。若釋家類存目有佛祖統紀。西湖高僧事略。神僧傳。大藏一覽。覺迷蠡測。法喜志。長松茹退。吳都法乘。正宏集等書。始於釋氏源流。記載綦詳。可爲研求佛乘者參攷之資。然作者多因時因

地。各成一家之言。而於蒙藏佛史系統專書。尙付闕如。浙溫妙舟禪師。有鑒於此。乃撰蒙藏佛敎史一書。都凡七篇。一西藏古代之佛敎。二佛敎之東漸。三敎別。四西藏近代之佛敎。五蒙古近代之佛敎。六清代之喇嘛。七寺院。其於佛敎之始末。佛學之文獻。佛典之裁取。佛法之沿革。以及元之崇奉。明之冊封。清之朝貢禁令。莫不綱舉目張。條分件繫。原原本本。炳炳皇皇。冶宗派於一鑪。綜古今而一貫。所謂爲釋門集大成者。胥在是矣。推著者之意。以爲予生也晚。不及見古昔傳經闡道之隆。而旣爲緇流。又豈可數典忘祖。况當此異喙爭鳴。邪說橫行之日。世道凌夷。禮義潰決。苟無以匡正而挽救之。遷流所極。更不知伊於胡底。故欲以釋敎輔儒敎而行。以之正人心。卽所以救世刼祛邪妄。卽所以致明誠。因果感應。尤其顯著。果使天下爲公。大同不難立致。此編一出。當爲無量無數無邊衆生之寶筏也。故樂爲之序。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季秋淮陰田步蟾撰

蒙藏佛教史序

佛有三身。教惟二義。衆生業力綦重。病至千般。藥亦萬變。應化開說。權多寔少。此教之所以云顯也。自性受用。自受法樂。內證智境。顯寔開權。與自眷屬。各抒祕奧。此藏之所以云密也。自唐玄宗代宗之朝。金智廣智之日。密教鬱起。盛談秘趣。成爲一時殊勝因緣。及至空海來學。慧果阿闍黎授胎藏金剛兩部密法以去。吾道遂東。繼此蒙藏二地。宏廣宗風。龍象迭出。中土則會深義而從淺。遺秘旨而未思。師師服膺。弟弟移習。未免棄醍醐而覓牛乳。擲摩尼以拾魚珠矣。民國改元以後。間有問津密教者。或則渡東訪師。或則入藏求法。由是蒙古之白普仁尊者。西藏之多結格西。四川之大勇阿闍黎。湖北之大愚法師。以及班禪國師。章嘉國師。安欽呼圖克圖。諾那呼圖克圖等。皆先後徇四衆之請。設立道場。弘宣秘法。乃知大毗盧遮那如來眞言乘教。寔超諸乘。究竟眞寔也。妙舟法師。憫衆生日在昏衢。以提倡密教爲己任。乃搜采古今圖書。蒙藏經典。旁及於英日記載。據爲史料。成蒙藏佛教史如千卷。凡三十萬

言。其願力之大。法施之普。誠堪歡喜讚歎者矣。昔多爾濟以密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元成宗之世。海都犯西番界。國師丹巴禱於瑪哈噶拉。捷書遂至。迄今國事陵夷。蒸民愁歎。正我佛如來悲憫衆生不能自己之時。深冀諸方學人。讀茲史者。勿忘多爾濟及丹巴前績。本大無畏之精神。爲大慈悲之救度。庶法師是作。無異記莢。吾爲此義。因附以言。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蓬萊吳佩孚序

蒙藏佛教史序

溯自外道侵入天竺。法運東移。而藏而蒙蔚然稱盛。震且聞法雖久而若顯若密抉擇精嚴。以聞以修得證道果者。反較遜焉。豈時機因緣有所未至。抑亦自居上國。藩視邊陲。而未能迆譯溝通之過歟。邇自班禪國師乘願東來。聞風興起。皈依者衆。支那釋子始漸知蒙藏佛法。非惟顯密圓融。修證廣大。卽迆譯之多。組織之密。亦遠非漢土所可企及。於是抗心希古。追蹤顯矣者。漸有其人。而從事編輯譯述者。亦稍稍輩出。吾道其東。懸記猶在。時機因緣。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妙舟上人精於內典。雅善聲明。緇林雖其本宗。紅黃亦所兼習。爰集是編。名曰蒙藏佛教史。諸佛菩薩應化事蹟。如數家珍。大法傳承源流。若指諸掌。豈非人能宏道而導吾夫先路者乎。讀是編者。倘能因事明理。以仰止之思而動研幾之念。則寶山在望。教證有人。當知蒙藏二邊。其人非野。其知非愚。吾華傳承雖久。講辯與著。猶未臻乎上境也。三大僧祇其途正遙。三千歲月爲時甚暫。密道未樹。顯證無聞。生滅剎那敢驕其古。佛曆二千九百

蒙藏佛教史 序

六十年十二月。劉彭翊序於舊京淨廬。

蒙藏佛教史目錄

第一篇 西藏古代之佛教

第一章 佛教之來源

第一節 輸入之因緣

第二節 佛教之紹隆

第三節 蓮華生

第二章 佛教之波折

第一節 佛教之厄運

第二節 佛教之復興

第三章 佛教之文獻

第一節 宗派

第二節 經典

第二篇 佛教之東漸

第一章 元之崇奉

第一節 拔思巴

第二節 膽巴、必蘭納識里、沙囉巴

第三節 歷朝帝師及其跋扈

第二章 明之冊封

第一節 太祖朝之冊封

第二節 成祖朝之冊封

第三節 明中葉時之朝貢及擾攘

第三篇 教別

第一章 黑教

第一節 通論

第二節 呼畢勒罕

第二章 紅教

第一節 通論

第二節 呼畢勒罕

第三章 白教

第一節 通論

第二節 呼畢勒罕

第四章 黃教

第一節 通論

第二節 呼畢勒罕

第四篇 西藏近代之佛教

第一章 諸佛源流

第二章 宗喀巴及其高足弟子

第一節 宗喀巴

第二節 甲薩

第三節 開主

第四節 甲養曲吉

第五節 甲卿曲吉

第六節 喜饒森格

第三章 達賴喇嘛

第一節 通論

第二節 第一世達賴喇嘛

第三節 第二世達賴喇嘛

第四節 第三世達賴喇嘛

第五節 第四世達賴喇嘛

第六節 第五世達賴喇嘛

第七節 第六世達賴喇嘛

第八節 第七世達賴喇嘛

第九節 第八世達賴喇嘛

第十節 第九世達賴喇嘛

第十一節 第十世達賴喇嘛

第十二節 第十一世達賴喇嘛

第十三節 第十二世達賴喇嘛

第十四節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

第四章 班禪額爾德尼

- 第一節 班禪額爾德尼先世源流
 - 第二節 第一世班禪額爾德尼
 - 第三節 第二世班禪額爾德尼
 - 第四節 第三世班禪額爾德尼
 - 第五節 第四世班禪額爾德尼
 - 第六節 第五世班禪額爾德尼
 - 第七節 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
 - 第八節 第七世班禪額爾德尼
 - 第九節 第八世班禪額爾德尼
 - 第十節 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
- 第五章 安欽呼圖克圖
- 第五篇 蒙古近代之佛教
- 第一章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 第一節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先世源流
 - 第二節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第三節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第四節 第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第五節 第四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第六節 第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第七節 第六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第八節 第七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第九節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第二章 章嘉呼圖克圖

第一節 章嘉呼圖克圖先世源流(第一世至第十三世)

第二節 第十四世章嘉呼圖克圖

第三節 第十五世章嘉呼圖克圖

第四節 第十六世章嘉呼圖克圖

第五節 第十七世章嘉呼圖克圖

第六節 第十八世章嘉呼圖克圖

第七節 第十九世章嘉呼圖克圖

第三章 駐京各呼圖克圖

第一節 敏珠爾呼圖克圖

第二節 噶勒丹錫喀呼圖克圖

第三節 拉果呼圖克圖

第四節 察漢達爾罕呼圖克圖

第五節 洞闊爾呼圖克圖

第六節 阿嘉呼圖克圖

第七節 土觀呼圖克圖

第四章 蒙古各呼圖克圖

第一節 外蒙各呼圖克圖

第二節 內蒙各呼圖克圖

第三節 甘肅暨伊犁各呼圖克圖

第六篇 清代之喇嘛

第一章 喇嘛之狀況

第一節 喇嘛之制度

第二節 喇嘛之種類

第三節 喇嘛之牧地

第二章 喇嘛之朝貢

第一節 蒙古等處喇嘛之朝貢

第二節 西藏等處喇嘛之朝貢

第三章 喇嘛之禁令

第一節 世祖朝之喇嘛禁令

第二節 聖祖朝之喇嘛禁令

第三節 高宗朝之喇嘛禁令

第四節 仁宗朝迄民國之喇嘛禁令

第七篇 寺院

第一章 西藏等處之寺院

第一節 西藏之寺院

第二節 青海之寺院

第三節 甘肅之寺院

第二章 蒙古等處之寺院

第一節 外蒙之寺院

第二節 漠南之寺院

第三節 西伯利亞之佛教

第三章 其他各處之寺院

第一節 瀋陽之寺院

第二節 北平之寺院

第三節 五臺山之寺院

目錄終

蒙藏佛教史 目錄

西藏佛教史目錄

引言.....(一)

第一編 總論.....(三)

第一章 佛教與西藏民族之關係.....(三)

第二章 佛教與西藏政治之關係.....(四)

第三章 西藏佛教之究竟觀.....(五)

第一節 過去世之究竟觀.....(五)

第二節 現在之究竟觀.....(七)

第四章 西藏佛教之世界觀.....(七)

第一節 與世界之關係.....(七)

目錄

第二節 與世界各教之比較……………(九)

第二編 史略……………(一〇〇)

第一章 佛教輸入時代……………(一〇〇)

第一節 佛教未輸入以前之西藏宗教……………(一〇〇)

第二節 佛教輸入之因緣……………(一一)

第二章 佛教紹隆時代……………(一一〇)

第一節 西藏佛教二派之紹隆……………(一一〇)

第二節 西藏佛教今日之狀況……………(五五)

第三編 餘論……………(五七)

第一章 西藏佛教之莊嚴……………(五七)

第一節 像法……………(五七)

第二節	寺院	(五九)
第三節	經典	(六五)
第四節	法器	(六五)
第二章	西藏佛教之禮節	(六八)
第三章	西藏佛教之教育	(七一)
贅言		(七一)

目
錄

西藏佛教史

臨川李翊灼述

引言

環西藏皆極高之山，若喜馬拉雅，若喀喇崑崙，宛延迴合，嶮峻奇特，有不可思議者；故西藏地位，平均高出海面一萬三千五百餘尺，爲世界第一高原。地勢既崇峻，其人民之賦稟，遂因之而亦高尙殊特，其思想志願，遂亦純質深廣，過於他民族。佛教未輸入以前，藏人皆崇奉幽邃沙漠之神靈，奇異變怪之魔術，鈎深致遠，窮幽極微，卽其人富具特性毅力之證也。洎乎佛教輸入，明圓通之顯理，演真實之密事，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仰則

彌深，鑽則彌堅，於是醍醐妙味，淪浹於藏人之身心而不可解，乃一變其趣向，盡捨所崇奉而歸於佛矣。是故西藏者，天然之佛教國也。藏人志趣理想之高特，聰慧穎悟之絕倫，苟非佛教無盡之理趣，孰足以資其探討者？其他不完全之宗教，而欲以範圍之，豈可得哉？然世之論西藏佛教之故者，或譏其蒙昧未開，或議其野蠻成俗，或以爲交通不便所致，是皆耳食之論，未足以云西藏佛教之真相也。

西藏佛教，固有極宏富之理趣而耐人研究者，世人輕其人，小其地，陋其俗，忽其教，於是不能得其真相，至號之爲「秘密國」；其實古迹彰彰，昭如日月，人自不研究之，亦何秘密之有哉？予夙探討佛教，於顯密諸部，胥涉其湊，嘗因以比量西藏之佛教，乃知其宗義高廣，超出常途，有非耳目聰明所能盡

之者。茲所編史，亦聊就耳目所及，略出一斑，缺漏疏失，知所不免，讀者因此小蹊，而登大道，益進探其美富之窟，求其不可思議之故，以匡予不逮，是則區區鄙懷之所厚望也。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佛教與西藏民族之關係

西藏之民族，世界上最良善，最完全人格，最不可思議之民族也。其性質溫厚，其言行信實，其思想高遠，其身體強悍，其具力也如是；苟不研習佛教，而徒孳孳焉擴張其進取之力，以與世界民族爭衡，或任其意而妄爲，其誰能敵之？幸哉得受佛教之感化，長其仁慈惻隱之性，而革其陰鷙狼戾之習，充其溫厚之質，堅其信實之行，極其高遠之思，正其強悍之用，盡其智慧材力，

而崇奉佛教，以成一雄偉沈厚之「無上教會」，自得其樂，而不屑與世競爭；是則世界之受其福賜者，爲何如哉！藏地之嚴寒高燥，藏人之聰穎強忍，微佛教孰能使之安居自樂，而不擾害世界者？則佛教與西藏民族之關係，誠有不可思議者也。

第二章 佛教與西藏政治之關係

西藏人民，既皆聰慧勇健，而其地又復荒寒險阻，則爲政也至不易，寬之則民怠玩而渙散，嚴之則民怨怒而梗逆，散則舉之也難，逆則亂之也速，從而尙刑則慙不畏死，尙武則地不利戰，然則何施而可也？設非佛教輸入，深印於藏人之心，說善惡因果，使祈福德而厭罪苦，示祕密神變，使移邪信而慕正教，演真實之理智，開其高遠之知見，讚慈悲之功德，充其仁愛之心性；

俾其信樂深而妄行息，道德富而嗜欲消者；雖有智勇具備之豪傑，施以機變不測之政令，其何能使之柔順而服從也？是故政治者，以力服人，宗教者，以德服人，政治者制人之力，宗教者制人之心，以不可思議之西藏民族，而能投誠於一嘉木磋，視其喜怒爲喜怒，就其範圍而無違焉，則佛教之於西藏政治，其關係爲何如哉？

第三章 西藏佛教之究竟觀

第一節 過去世之究竟觀

西藏之佛教，所謂「大乘秘密宗」之佛教也。藏人性行既高遠，逾於他民族，則非惟小乘自利之派，不足以範圍之；即普通大乘之教，亦且不足以攝化之；故自周赧王世以後，佛教自印度輸入西藏者，皆大乘及「秘密經法」。蓋

唯此相應，他非所宜也。迨蓮花生大士入藏，乃因藏人之根性與舊教習慣，而確定秘密宗之蓮花部法，爲藏人唯一崇奉之宗教。於是藏教之軌式，悉依秘密法而定，以觀自性菩提心爲因，以發救度衆生心，起大悲普濟行，爲根本，以「六字大明真言」等，及蓮華部法，契印，等方便，爲修行之究竟。又旁通羣機，建立蓮華部所攝諸菩薩，諸天鬼神等真言行法，以廣其用，其中施設，有大不可思議者。根機既洽，信行彌真，觀念既專，靈效益著。藏之人乃一掃其崇奉幽靈之積習，而專誠信仰唯心深秘之佛教矣。嗣後宗喀巴繼興，於紅教外別立黃教，亦但改變服式，整飭戒律，提振修驗，其實於蓮花部根本法，未嘗有少更易也。宗喀巴之六世呼畢勒罕而後，西藏佛教乃漸衰微，然依「根本法」修驗而著靈蹟者，猶代不乏人，此則西藏佛教過去時代之

情形也。世人不知其真相，往往卽一事一行，而橫加評議，斯豈足爲定論哉！

第二節 現在之究竟觀

今西藏喇嘛及其人民，雖崇奉蓮華部法如故，而靈異炳著者，已漸不聞，其時習隆汗，而大教亦因之爲隱顯歟？世界日益交通，關塞藩籬日益解撤，當是時也，實爲世界各宗教大比較之日，藏人若不卽此憤起排發，振作其力，以恢擴自教，西藏之前途，實有岌岌可危之勢矣。

第四章 西藏佛教之世界觀

第一節 與世界之關係

一切唯心，萬物備我，一人之視聽言動，且息息有關係於世界，何況一民族一宗教之大乎？西藏佛教與其民族政治之關係既如彼，進而觀其與世界

之關係，亦有大不可思議，足供碩學之研究者。夫世界大勢，分合成敗，強弱勝負，恆相乘而起，而其樞機，則惟宗教。故古今邦國之欲內實精力，外張權勢，廣侵略之政策，執世界之牛耳者，莫不以宗教爲之前矛，因其進而爲進，蓋以宗教能因民所利而利，如水之浸潤，如香之薰習，能移人情於不覺，能固結人心而使莫之能解，爲國者苟利用之，必事半功倍也。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民心既得，其民與土與財，將焉往哉？西藏佛教，自元代而還，擴張之力，漸漸推廣，蒙古哈薩克等族，偃然從風，信奉不二，而元明清之政府，亦皆就崇其教，極致護持，以馭蒙藏諸部。近者英俄二國，志懷侵襲，尤力尊崇而思利用。夫西藏藐爾小地，歷朝諸國之兵力，豈猶不足以勝之？而必孳孳假其教力者，誠以教之所至，民心在焉，不得其心，雖盡略其

地，亦終不能使之永安無貳。況西藏教體既極正大，而其根株又極深厚，藏人苟奮發研究而振起之，將來勢力所及，必有不可思議者，豈得以其現時之衰敝，而遂忽視之哉？豪傑之士，視深而慮遠，一夫修德，且不可藐之，況於數百萬最高尚之民族，數千年力固基宏之大教歟！

第二節 與世界各教之比較

然上之關係，即事勢而論，未足以盡其理趣也。今試更就西藏佛教與世界各教之本迹，綜合比較而觀之。

世界各教本迹，條目至繁，勢不能一一詳舉而較，然其綱要，略可判爲二類，所謂宗教之理趣，宗教之形式，是也。

宗教之理趣有二：先判各教之妄，後顯佛教之真；各教之妄者，世界一切宗

教，所秉理趣，不出四句十有六計，要皆迷昧本心，而妄興邪計，因既屬妄，果不能真，計已趣邪，道何得正？佛教則不然，此中義旨，乃至形式比較，其事甚多；演之恐繁，別著爲圖，以示概要。附圖一附圖二

第二編 史略

第一章 佛教輸入時代

第一節 佛教未輸入以前之西藏宗教

西藏古代宗教，名曰「頗母」，其成立時期，及布教軌則，已不可考；其教旨則本諸法皆有句中，諸法皆常之計。因西藏舊俗，以崇拜天地日月星宿雷霆雪雹山川陵谷土石草木禽獸，乃至一切萬物等幽靈巫鬼，祈福禳災爲事。又因藏人探蹟索隱之性，利用魔術咒詛，求禱，或制止雪雹禽蟲諸害，藏

人喜其荒怪而樂其能衛生命也，乃崇拜而篤信之。然其教既無真正名理，又無文獻足徵，故佛教輸入，藏人即知其謬，而立舍棄，慧日麗天，星燈俱闡，況斯螢燭之光，豈復能耀其彩色哉？

第二節 佛教輸入之因緣

佛教輸入西藏，變易其習俗，改移其信仰，至今二千餘年，可謂一大事因緣矣。輸入始末，其詳不可考；姑從闕文之例，掇拾叢殘，搜集記載，略著因緣，以徵教迹。所希智者，因指見月，亦可知西藏佛教之故，非偶然也。

夷考佛教輸入西藏，其因有二：一者，一切人平等具足菩提心，佛教依菩提心建立，故與藏人相應，而得輸入。二者，藏人崇拜幽靈，索隱探賾，心量高遠，與瑜伽秘密法相應，故佛教蓮華部法，得以輸入也。

至其輸入之緣可考者，亦復有三：當周赧王二年戊申，中印度有烏迪雅納汗者，釋迦族也；爲鄰國敗，東走雪山，雅爾贊塘，號雅爾隆氏，始建佛寺於卡伊蘭山麓，是爲佛教輸入之第一緣。

雅爾隆氏之季子，生有異表，衆人愛敬，尊戴爲汗，遂兵靖四方，而王圖伯特，是爲尼雅特博汗。（一作呀乞慄贊普）傳十四世。（一作二十六世）至多里隆贊汗（一作陀朶里思顏贊）「當我東晉之時」時有印度僧五人來，汗以爲師。初，汗立前之四十年，嘗有四箱自天而下，人皆不知爲何祥，至是印度五僧，始啓四箱出四物，而依之立四種教法。所謂四者：一，百拜懺悔經，禮拜用蓮花手，依之立懺悔法。二，舍利金塔，依之立供養法。三，六字大明之寶玉刻，（唵嘛呢叭彌吽）依之立持誦法。四，法教軌則，依之立修驗法。

是爲佛教經塔法器僧人入藏之始，是佛教輸入之第二緣。

按此四法，皆秘密宗最要之義。西藏佛教，實依之而成。立世人於此，往往誕其事而忽之，故終不能知藏教之淵源也。今爲略解於左。

第一，百拜懺悔經者，秘密宗蓮華部之根本懺悔法也。故其禮拜契印用蓮華手。夫將爲世間善人，亦必先寡其過，況入秘密宗之佛教乎？寡過之要，莫如懺悔；衆罪如山，一悔卽空；故第一立懺悔法也。

第二，立舍利金塔者，秘密蓮花部根本供養之所依也。佛法身金剛不變，清淨不染，猶如蓮華，而世人障重，不能見之，故寄跡舍利，俾知應化肉身，軀廓所遺，猶金剛妙淨如此，則報法二身，可類知矣。本心堅淨，元如金剛，迷者不知，唯覺能用；見迹悟本，秘義甚深；感本供迹，心通至速；

此六字具足音，應云唵嘛呢叭吽彌吽，今略音省去吽音也。

釋其義有三：一略，二廣，三總。

略者， om 唵字，佛部心； mi 嘛呢，寶部心； ni 叭吽，蓮華部心； me 吽字，金剛部心；合四部心而成清淨不染如蓮華之事業，卽羯磨部心；此一真言，總括五部心義，故具五部之功效也。

廣者， om 字自 o 烏字加 m 空點轉成。 ni 烏字義者，一切習氣瀑流不可得；加 m 空點，卽入本有菩提心，度迷河而到覺岸。 mi 字，表行者以習氣不可得之身，歸命禮供如來智覺三身，而卽證入本有菩提心也。 ni 嘛呢者，如意寶珠。 mi 嘛字義，我所執性不可得；息，憍慢而悟體淨。 me 呢字，由 m 拏字加摩多 e 轉成。 me 拏字義，證不可得，除煩惱而知相空。以

此二義，則斷絕一切垢染，具足一切功德，猶如如意寶珠，隨念得益，卽表如來妙用，行者本智，相應而成大功德聚也。ㄊㄊ叭喇者，蓮華。ㄊ叭字義，第一義諦不可得。ㄊ喇字爲乏娜ㄊ摩（轉音爲囉）二字合成。乏娜字義，眞如，平等，無分別。ㄊ摩字義，我不可得。故一道清淨，以此三義，猶如蓮華，雖在垢染中，而恒具淨德，卽表如來德相，行者心體，究竟清淨也。ㄊㄊ字爲ㄊ訶ㄊ烏二字合成，而加△空點。ㄊ訶字義，一切法因不可得；ㄊ烏字義，一切習氣瀑流不可得；復加△空點嚴淨，卽入一切法本有實際；以此義故，能離習欲，壞煩惱，除我執，悟眞如，生歡喜，證淨果；卽表如來三身，行者三身，相應而成一大菩提心也。

總者，行者以唵字義，歸命禮供如來三身，以知唵字義故，卽時證入嘛

呢字門，而知佛我智用無別。以知嘛呢字義故，即時證入叭彌字門，而知佛我體相無別。以知叭彌字義故，即時證入吽字門，而知佛我三身不二；同爲一圓滿大菩提心。如此循環往復，持誦思惟，念念不絕，久久心體現前，卽得證入無量法門，成就一切大功德聚也。又叭彌者，蓮華。此真言以叭彌爲咒心，故爲蓮華部之根本真言。

夫真言利益，如其大者，蓋以聲字之體，卽是地，水，火，風，空，五大。五大觸而成音，合而有象，音象具足，詮表義理，卽是聲字。故聲字根源五大，五大根源一心，聲字實相，卽是一心實相。是以真言之用，能以一文而通徹法界，一義而貫攝諸法；能爲十方三世一切教體；良以大菩提心無所不攝也。究竟論之，一心周徧；一切世間諸趣，開口發音，名言文字，

悉是第一實際；但以蓋障之故，衆生不識不知，迷真逐妄，遂使真言悉成妄語；若一覺悟，則一切言音，無非心德所在；真言之益，又何疑哉？

第四，法教軌則者，秘密宗蓮華部之根本修行次第法則也。去除心垢，譬猶磨鏡，不以方便，鏡垢焉除？故法中有四方便：一，發心方便；二，懺戒方便；三，修習方便；四，證入方便；依此方便，則能速疾證菩提心體相，而得其川，故第四立修驗法也。

此四法已該攝秘密義竟，有此因緣，蓮華生大士始依之而立秘密宗，爲西藏唯一之教，是則西藏佛教之因緣，豈偶然哉？

當我隋開皇之時，藏汗曰偏贊索，其次汗曰蘇則司登，（一作松贊葛木布，一作雙贊思甘普）既嗣位，即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至印度學梵

文，及佛典歸國後，師梵文字義，製成圖伯特字，又翻出百拜懺悔經，三寶雲經等。其時（唐貞觀十五年頃）蘇朗司登汗，新尙唐文成公主，公主齋來佛像一尊，（此係釋迦佛十二歲爲太子時像，以種種雜寶和合造成，極其端嚴，藏人號爲秋娥臨波，現供於拉薩大照寺內。）佛經多卷；又娶尼波羅王女白利司布爲妃，亦齋來多羅尊像（觀世音菩薩化身）等，汗以二妃皆崇佛，遂建大照寺，小照寺，及補陀落（一作布達拉）宮，於是藏中佛事大備；卽藏人歸佛之基，以益固矣。是爲佛教輸入之第三緣。

因緣和合，無事不辦，自是已後，西藏之情形一變，民俗旣革，陰慄悍野蠻之惡習，而政治亦乘依慈祥真正之佛教，佛教之入人心，於是乎深矣。故蓮華生上師入藏，因其勢而導以秘密，民心翕然，莫之違者；然則佛教之輸入西

藏，其因緣爲何如哉？

第二章 佛教紹隆時代

第一節 西藏佛教二派之紹隆

甲 紅衣派

子 概論

西藏佛教最初成立宗派而紹隆者，爲紅衣派。此派始祖，卽蓮華生大士；乘釋迦牟尼佛本地法身毗盧遮那如來之密旨，以阿彌陀如來爲部主，聖觀自在菩薩爲本尊，白衣觀自在爲部母，多羅菩薩爲明妃，忿怒鈎菩薩爲部護，依之而修諸法。考其流傳淵源，蓋由金剛薩埵蓮華手菩薩，親受於毗盧遮那，而傳諸龍猛菩薩，龍猛傳諸龍智，龍智傳諸蓮華生，而入於西藏，因緣

和合宗遂以立世以其徒法衣皆染紅色故號爲紅衣派以別於黃衣派云紅衣派中又復有三支派一者烏魯江巴派二者部輪古巴派三者薩迦巴派皆實行蓮華生所傳修驗法者理趣形式並無所別特由創立流傳之者異其名耳！

紅衣派外又有一派名曰甘丹派始祖爲阿提沙其派以提倡戒律尊尙淨行護持秘密法爲旨實輔佐紅衣派之進行而開黃衣派之先河者也。

紅衣派教旨一依秘密宗蓮華部心義建立以部主阿彌陀如來所得妙觀
察智爲本智此智從毗盧遮那如來法界體性智流出體卽菩提心清淨義
相卽菩提心光明義用卽菩提心覺照義行者自觀其心本智清淨光明覺
照猶如月輪與部主所得智無二無別又觀此心月卽如蓮華量周法界雖

有客塵雲翳，而終皎然香潔，不爲汙流之所垢染；此觀成時，證得蓮華智，成就蓮華身，而盡得部主本尊所得之智；即能於諸濁惡世界煩惱稠林中，救度衆生，普作利益，而無所畏。故此派之旨，依菩提心本具妙智爲因；以哀愍衆生，本有不染之心而不知，妄爲垢濁所汙，誓願度救，還其淨潔，爲根本；而以方便妙觀，證蓮華智，成蓮華身，爲究竟也。

紅衣派之教規，專以護持自他清淨菩提心爲主；故於不信菩提心，不知識菩提心，不發起菩提心，不起大悲度他發菩提心等，懸爲厲禁重戒；不可少犯。其次尊敬三寶之戒，亦極隆重；他則畧焉。蓋以大本不邪，枝末自正；固不必以瑣瑣形式之故，擾亂意念也。

紅衣派修驗之法，大要不外前代所立四法。惟蓮華部含攝種類既廣，其中

修驗諸法，亦各各隨其本尊體相而有差別。（例如根本法中馬頭觀自在法，葉衣觀自在法，白衣觀自在法，多羅觀自在法，準提觀自在法，青頸觀自在法，十一面觀自在法，毗俱知觀自在法等；各各四法運用不同之類，是也。）然雖有差別，而旨趣仍無所異。又諸法，亦復依前六字大明以爲普通根本；故究竟不殊也。

以上概畧，或闕記載，或具專書；略出一班，以爲津逮，然卽此可知紅衣派本法，實最完善而無瑕玷；其致後之衰敝者，蓋由奉行人之不真實；非教法之罪也。

丑 成立期

西藏密教成立，實與中土密教隆興時同，亦緣會之不可思議者也。夷考藏

汗蘇朗司登後第五世（或作第四世）持蘇隴特贊（一作曲結赤松特贊，一作吃栗雙提贊）嗣位，意態雄武，兵力遠被，既尙唐金城公主（事在唐睿宗景雲元年）乃悔武事，極意隆重佛教，遣僧至印度學習佛經梵語，聘中印度僧素怛囉克西塔來藏宏教，號爲善海大師，旋又聘來薩迦拉必滿，（中印度人）錫囉滿，（巴市勒人）鄂斯達同麻哈得幹（支那人）等，共譯經典，助揚佛化。是時藏地雪雹爲患，傷生命甚多，汗以爲非大宏密教，不能安謐，乃再度誠命使至北印度，禮請蓮華生上師入藏，開闡密宗，除災利衆。於是西藏秘密佛教，堅固成立之因緣具矣。蓮華生上師者，梵名曰巴斗特瑪札三系巴斗幹，印度憍賞彌國人也。天資卓越，真誠果毅，人皆服之；博通三藏，精研毘陀又羅尼教，爲印度大名之學者，既被藏汗聘，慨

然以行化爲己任。入藏而後，常自行脚，以宣大教；哀藏民之困於幽靈巫鬼，乃施行真言祛除法，凡一切龍宮虎窟鬼域神區精靈罔象之地，靡不躬入而折化之。嘗至某地，一龍突來現極大身，飛雪雨雹，向師驟擊；師朗誦六字明，而舒掌就之，龍身倏小，降師掌中，宛轉縛着，不得脫離，歸依乞命；師爲頌梵語，少頃，龍乃復其本身而去。自是彼地無雪雹災。又嘗遇厲鬼，極爲獐惡，飛遣兩山，欲以壓師；師忽騰越超出山上，而誦真言，制伏其鬼，不再爲患。又時，一鬼以種種輪杵利器，乘大雪中，投擲師身，紛如雨霰；師化雪爲湖，鬼倏墜入，力竭將逃，師令湖沸，糜鬼骨肉，又以金剛杵擊傷鬼眼，鬼歸命哀祈，師乃爲說法，縱令向空而去。又時，有幽靈，化爲大白犛牛，誘師乘上而欲害之；師倏昇於空，牛如被縛，鼻脚牽繫，不能動作，久之化爲白衣少年，乞命歸依。

師爲梵音說法，歡喜而去。如斯靈蹟，不可勝述。師既滅除藏地患難，藏人感德，讚聲雷動，羣皈身命，禮爲大師。師乃因彼舊教，革其不善而獎其善；舊教教徒及巫鬼等，生命有危，皆爲拯救拯救之已，爲說佛法，令自發心。於是藏人及舊教徒，咸洗心歸誠，仰爲救主；不及三年，秘密佛教，普及藏地；寺塔靈壇，歸然相望；師之神聖之力，爲何如哉？師布教之功既成，乃於拉薩東南三十里地，立僧院名沙母亞史（卽今薩木央寺）其式三頂，以表三密三部；四面，以表四智四曼；八方，以表八供八印；於中建曼荼羅，傳授秘密蓮華部七百二十佛灌頂大法；兩界（胎藏界，金剛界）入室大弟子，共有二十五人；而以巴古魯哇伊羅迦囉爲之上首，分化藏地，各建壇場，以傳秘密法。藏汗覩其神異靈著，乃益盡力護持；紅衣僧侶，遂彌全藏。師化願既成，將遊他

域，以出發因緣，布告藏地；至期，四方震動；藏人數萬億羣，遠來送別；師乃於首四周，放大光明，遍照十方世界，璀璨奇麗，成衆寶色。俄於寶虛空中，有寶莊嚴車，自然而現，降至師前，迎師以去；羣衆哀號，如喪身命，遂互相要願，事師弟子，而奉行師教焉。

自是而後，西藏佛教之基，遂以大定；舊教徒侶，悉改革歸誠，而無有餘。會又有印度僧毗摩羅密多羅者，將來龍猛菩薩中觀法門；其法，爲秘密宗之肝心義；以四無作（非自，非他，非共，非無因）十緣生（如幻，如夢，如陽炎，如鏡象，如影，如乾闥婆城，如浮泡，如水中月，如虛空華，如旋火輪）句；衡量一切法。明一切法，卽假卽空，非假非空，一歸中道；而破妄執根本。藏人得此，乃益信蓮華生上師之法力，爲世界唯一不二之正教。至心崇奉，矢志靡他矣。

藏汗於此時間，亦盡力譯經，結集，助揚法化；躬受三昧耶戒；建寺，以祀毗摩天像。嘗推考藏地究應立何教軌。支那之大乘法歟？龍猛之中觀秘密教歟？抑二者並行之歟？久不能決；乃有印度僧伽摩什羅者，以爲藏人根性高尚，習俗幽蹟，非支那普通大乘法所能攝受；又藏人性樂專一，亦不宜二者兼行；精審諦察，當以蓮華生上師所傳龍猛秘密教，及毗摩羅密多羅所將來龍猛中觀法，爲西藏根本正教。汗以爲然；乃明定秘密中道蓮華部法，爲西藏唯一不二之國教；而尊蓮華生上師爲國教之開祖焉。國教既定，經典亦富，文化之昌，亘古無兩；四方學子，聞風負笈來遊，以求自心本具世界最高尚之智識者，相望於道，噫嘻盛矣！

寅 擴張期

將張而弛之，其張力乃益大，斯因緣成壞之定理也。西藏佛教既成立爲國教，而將大擴張之；於是有魔焉，數起而阻撓，以激成藏人精進不退之行；使藏人歷此變已，益洞知佛中觀秘密法門，爲最尊無上，救世之靈藥；憤憤敢發，進行愈堅，卒恢揚擴張，而成不可思議之勢；佳哉魔也！豈非佛教之良佐乎？藏汗持蘇隴特贊之次，有汗曰朗格達磨，甚惡佛教；其所行爲，悉背佛法，藏人廢之，而立其弟訖利囉巴爲汗（當唐穆宗時）遂盡反朗格達磨所爲，大保護佛教，力宏揚正法。朗格達磨黨忌之，以策謀弑，而復朗格達磨位。朗格達磨維前被廢之故，益惡佛教；芟蕘排斥，不遺餘力；三年之中，毀壞寺塔，經像無算；藏人遭此虐主，唯益誠習秘法，以冀轉移；乃突於某夕，有一喇嘛，潛兵衣裏，跨大黑馬，作舞蹈者狀；至拉薩宮門，下馬，爲舞蹈之戲；觀者

贊美；朗格達磨聞而召觀，舞蹈者忽突起奪汗佩劍，刺汗至死，即乘汗衛衆亂時，急趣出，復喇嘛衣，乘其黑馬馳比渡河，則黑馬忽易爲白馬，追者不能辨，乃逸去。朗格達磨既死，佛教遂復興起，藏人感此因緣，信奉益力，追念功德，乃崇祀捨身護教之喇嘛，若聖者焉。

其次汗曰毗囉母吉魯贊，素信佛，有恢揚擴張佛教之志。朗格達磨亂時，棄國而游印度，於迦濕彌羅國西吉摩地，師其高僧阿提沙，精研佛教。朗格達磨死，藏人欽其賢，迎立爲汗，遂將阿提沙歸藏，大隆興佛教。阿提沙懲朗格達磨之難，慮藏人或味蓮華生上師所傳秘密宗義，不護譏嫌而復召亂也；乃與其高弟部隆者，提倡淨戒，以佐持驗；於拉薩東北，建拉斯吉利寺，演暢其旨；藏人稱之爲甘丹派。（猶云教律合一之派）自是而後，藏教既純，僧

侶益盛，修驗之光明亦日著矣。

後三百餘年，（當南宋高宗時）有尊者曰彌勒累巴，喜馬拉耶山哥烏利三格峯北麓人也。幼喪父，母弱，家產悉爲叔父所奪；母忍怨含怒，備極困苦，以撫尊者。少長，母令習秘密法，且使復怨；尊者既備知叔父之不仁，母之受極苦，亦慨然曰：叔所爲，實衆生之公敵也，苟弗去，豈獨吾母受其害哉？乃依所習法而報怨；尊者躬演此慘劇已，悟世無常，哀世濁惡，以爲世間惡法，孰非緣利而起，吾當普救，斷其病根，於是發菩提心，修習苦行，嚴持戒律，精練真言，爲藏人楷範。又善爲詩，每歌一章，衆咸感悟；以音聲爲佛事，潛化甚多；藏人愛敬，稱爲最勝苦行尊者，實阿提沙後一人，而擴張紅教之最有力者也。

西藏佛教既普及，龍蛇混雜，所不能免；僧侶中，精習秘法，道德高尚者有之；假借秘法不顧道德者有之；然蓮華生上師之教化，既入人心，阿提沙彌勒累巴之護持，亦銘人意；實力內充，勝緣外值；百餘年後，遂乘會而成大擴張之績矣。

初，藏之士波有國師禪但羅乞答者，精習秘法，具大威德，累葉相傳，皆爲汗師。及十七世曰薩師加哇，功行尤著；其猶子曰馬提得瓦加，生而神靈；數歲，薩師加哇授以秘密伽陀三千言，過目成誦；乃盡傳以真言秘要；七歲演法，縱橫無敵；猶不自足，復遍咨名宿，鉤玄索隱，盡通三藏；藏人以爲聖，號之爲發思巴上師。年十五，聞元世祖名德，馳驛詣見，契如水乳。世祖卽位，尊爲帝師，設壇傳法，利濟無算。又受詔依梵文體例，製蒙古字；世祖益加尊信，乃晉

位大寶法王，統攝諸國釋教。上師相詣國人根性，遣弟子及藏中大德隨宜教化。於是西藏紅衣密教，遍行於支那蒙古西伯利亞諸處矣。發思巴寂後，弟子在支那者有日瞻巴、突甘斯且麻人，亦具神變。年十餘，通諸壇法，靡不精善。尋承師命，至西天竺參禮古達摩室利，習諸部秘典，盡其傳而返。嘗行麻哈葛拉法。元兵克宋，列城望風歎附，皆云見有大黑天神，領衆彌空，故不敢拒，卽麻哈葛拉神力也。自餘靈異，不可勝述。有曰積寧沙羅巴，亦通諸部秘法。初學於金著栗赫，繼乃承事上師。旋又承師命，學闍曼德迦法於上士刺温卜，得其肝髓。神驗既著，乃譯述秘要，以惠後學。有曰達益巴，亦博通顯密。事上師十有三年，盡其體用。後師大士綽思吉玩卜十有九年，極其磨琢。元祖尊爲三藏建壇行化，宏益滋多。自餘他處宣教弟子無算，皆不可考云。

當斯時也，紅衣派之威神，因發思巴而大振於世界，凡元疆宇之內，東漸海，西及歐羅巴，南至南洋羣島，北括西伯利亞，莫不有紅衣喇嘛行化之迹；而蒙古及中國內部爲尤甚。巍巍乎，蕩蕩乎，紅衣派之擴張，至是幾莫能名焉矣。

卯 衰敝期

理事循環，無往不復，擴張之極，衰敝繼之。紅衣派既普及藏蒙諸部，乃至中國境內，又旁達印度波斯西伯利亞諸處；區域寥廓，教徒遂雜；或有正爲宏法利生，發明心體而習秘法者；或有爲降伏鬼神怨敵，而習秘法者；或有爲增長勢力，而習秘法者；或有爲求名利恭敬，而習秘法者；或有習秘法未精，自謂通達而傳法行化者；或有習秘法，自謂既得菩提心戒，而不顧其餘事

戒者；或有習秘法不成，別習邪法，妄謂已得秘法者；其因既別，其果卽殊，其師既妄，其徒愈謬；再傳而後，益不可問；甚至將毗那夜迦摩里支天闍曼德迦烏樞瑟摩普賢吉祥忿怒明王諸法，違其理教，演爲戲樂，褻慢尊法，愚害世人，違菩提心本具理，背蓮華生上師誠，至於如此！其一蹶而不振也，豈不宜哉！

元中葉而後，降至明代，紅衣派以此因緣，日益衰敝；其間雖亦有秉行正法之喇嘛，若章陽沙加（元至正中）哈立麻（明永樂中入中國頗著靈迹）毗澤思巴同釋迦也失亦同等；而妄雲深掩，慧日光微，魔身盛強，卒難克復。斯時事業，直無足紀。然天道倚伏，苦爲樂因，人心流轉，窮則返本。紅衣派衰敝既極，大聖宗喀巴乃乘時崛起，改革更始，立黃衣派而大振宗風矣。

乙 黃衣派

子 概論

西藏佛教，近數百年，繼紅衣派而紹隆者，實爲黃衣派。其始祖爲宗喀巴大士；考其淵源所自，蓋亦乘依龍猛所傳阿彌陀如來之蓮華部法；其部主，本尊，部母，明妃，部護等，一同於紅衣派，而無所別。惟以矯正紅衣派因緣，兼依阿提沙之甘丹派，尊重戒律，以立自宗耳。世人以其徒法衣皆黃色，故號爲黃衣派。

黃衣派中大派有二：一曰甘丹派（襲古派名）二曰額爾德巴派（義爲德派）此二派，皆趣尙德行，戒律，真實修驗；理趣形式，無有差別。由此二派又出四小派：一，羯磨巴派，（以羯磨正行爲主）行於尼波羅地；二，部利苦

喇巴派，行於木寺；三、黎古摩巴派，（於修驗外，兼宏支那傳來大乘。）行於部丹古拉里科而司母拉藏支那諸處；四、克而古部達派，（專尚丹珠爾，及般若波羅密教。）諸地皆有也。

黃衣派之大呼畢勒罕有四：一曰達賴，居前藏；二曰班禪額爾德尼，居後藏；三曰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居蒙古；四曰阿嘉胡圖克圖，居多倫諾爾及中國北京等處；其他小呼畢勒罕甚多，不可勝述。

黃衣派教旨，與紅衣派無所殊異；唯因矯正紅衣派之故，更趨重甘珠爾；嚴持戒律，德行清淨，以真實成就蓮華部淨潔光明本旨。

黃衣派之教規，亦以護持菩提心爲主。唯因世運遞降，習俗愈澆，人民根器，每況益下，本既不正，又不顧末，小節踰閑，終累大德之故，特於秘密根本戒

外，建立護持三業要戒；清淨喇嘛，不得蓄妻，食肉，飲酒，不得隨世俗行其汙行；乃至不得犯於微細小戒。達賴班禪及諸教化喇嘛，皆呼畢勒罕度世以護淨德。又設葛倫卜等，以佐達賴班禪約束僧衆。規制既定，遂將紅衣派末流惡習，一洗滌焉。

黃衣派修驗法，全同紅衣派，無所差別。

世人論黃衣派者，往往謂與紅衣派迥別，其實不然；黃之異於紅者，唯重戒律，易黃衣而已；其他旨趣修驗，一無所殊也。世風日降，無法不做，黃衣之流亦成弩末；人之不良，豪傑士之不作，豈立法者之罪哉！

丑 成立期

黃衣派之成立，當明中葉，始祖宗喀巴（一作羅卜藏札克巴）者，生於西

藏北境之河母埵（一作甘肅西寧府）明永樂十五年，幼而神異，慧敏過人，年十四，出家於札什倫布薩迦寺，學蓮華部法，盡得其奧，復入雪山苦行數年，藏人聖之，號爲甲勒瓦。既又學於甘丹派徒，遊歷各地，洞知紅衣派之流弊，而發願改革，以爲術者，助道之行也。道本唯心，心生萬法，心道不立，術將何依？吞刀吐火，移山平海，光影間之幻法耳。應境而用之，亦可有功；若舍心道而一以是爲事，則於世道人心，自度度他爲害無量，豈獨無所補哉？蓮華生大士之立教，首定發菩提心爲唯一不二之宗旨；其他密法，皆助成菩提心之方便耳。後世迷味，顛之倒之，反以秘密方便爲正行，而置發菩提心於不問；其失本師意旨如是，亦可哀已！善哉阿提沙之立甘丹派也，豈預知末世之有此變歟？於是於大昭寺，與諸弟子講明蓮華生上師宗義，依甘

丹派軌則，立二百五十戒；（是佛教中之一切有部戒也）令行者由戒生定，由定發慧，以自證菩提，心實相，而立大本；本末兼該，不偏不倚，以期得秘密之功，能成蓮華之事業，而於蓮華生阿提沙兩大士之本旨無違。當斯時也，藏之智者，亦知紅衣派末流之陋劣，聞宗喀巴改革之風，奮然興起，相率而來歸。宗喀巴以教化既行，徒侶日盛，令染衣黃色，以別於紅。（相傳染衣之時，他色皆不成，獨黃色鮮美，遂用黃色云。）又於拉薩東三十里，建甘丹寺以居僧衆。繼又命弟子甲木慶曲結沙克迦伊喜，（一作釋迦也，失亦）建色拉寺於拉薩北十里；札木楊曲結札什巴爾丹，建別蚌寺於拉薩西二十里；分揚法化。不數年間，盡奪紅衣喇嘛說法之席。宗喀巴大士乃依弟子根敦珠巴等勸請，於布拉達宮，昇法王師子之座。懲紅衣派蓄妻傳子嗣位。

開化之汗風，救大弟子根敦珠巴，（達賴喇嘛第一世）六世呼畢勒罕；刻珠尼瑪胃濟弗勒布格爾，（班禪額爾德尼第一世）七世呼畢勒罕；其他弟子亦各各呼畢勒罕以度世救人；黃衣派於此，始告成功焉。宗喀巴大士，本懷既遂，乃於明成化四十年，示現涅槃而反於光明遍照之密嚴世界。

寅 擴張期

一 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

黃衣派之擴張，由於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呼畢勒罕護持宏揚之所致也。達賴者，蒙古語猶言大海；達賴喇嘛，猶言無上之大海；表其德深廣如海，無所不含納也。夷考達賴之名，始於第三世瑣南嘉木磋受蒙古俺答汗所尊稱；自後乃以此爲定號，並以尊前二代呼畢勒罕者，自在轉生之義；凡

人未除妄念者，皆隨業轉生，不能自在，常轉常迷，而不自知。若已除妄念，證得菩提心體，即不爲業轉，而能自在轉生，隨緣示現，以濟人度世；是名呼畢勒罕也。准宗喀巴大士懸記，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應至六世而止，今已傳至十三世者，蓋其中第一世至第五世，及第九世，爲真正呼畢勒罕；第六世至第八世第十世至第十三世，皆假名之呼畢勒罕。世教之衰也，莫不由於以僞亂真，豈獨西藏佛教然哉。

達賴喇嘛第一世曰羅倫嘉木磋（原名根敦珠巴）生於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多里隆贊汗之裔也。世爲藏王，既嗣位，悟救世之道，非明自體本心不可，乃舍汗位出家。初習紅教，數十年，洞知其弊，聞宗喀巴上師闡教之風，乃皈依師事，而從黃教焉。既精秘密法，受宗喀巴上師六世呼畢勒罕度世

之敕，遂嗣法王位，兼攝汗事。建札什倫布寺，以授徒宏法；藏人愛敬尊信，號之爲羅倫嘉木磋。於成化十二年丙申示寂。

第二世曰根敦嘉木磋，明成化十二年生於後藏。靈異既著，乃於札什倫布寺嗣法王位，統治藏事。繼又從藏人請，移居拉薩之別蚌寺。名德愈隆，威神益顯，入室弟子，幾不能容。遂就別蚌寺側，復創一寺曰兜率宮（一名羣可爾汪寺）以爲新學喇嘛研教之地。自是，喇嘛精通秘密蓮華部法者無算。教化既行，活佛根敦嘉木磋之名，遂聞於上國。明正德中，武宗遣使率將士千人迎之，根敦不欲往，藏人匿焉。明使脅以兵力，卒無功而返。時武宗已崩，世宗卽位，盡逐藏僧，而崇道教。藏人乃益服根敦嘉木磋之前知，愈加敬禮。

第三世曰瑣南嘉木磋（一作索諾木嘉木磋，一作瑣南加錯，一作瑣南堅

錯)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生於前藏。智慧道德，靡不圓通。藏人及青海河套諸蒙古部，皆嚮服之。蒙古汗俺答尤加尊信。明萬曆七年，俺答躬入藏，迎瑣南；道優瓦刺，爲所敗；歸次青海，建仰華寺以居瑣南。大會諸部，謀報瓦刺；瑣南止之，且戒以勿好殺。俺答亦勸瑣南通中國；遂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牟尼，居正以聞，神宗命通使焉。瑣南入蒙古，益宏大法教，顯揚密德。初及境，俺答率臣民迎之；瑣南爲現四臂觀音像；明日，又於所履石上現六字明；蒙人觀者，悉起淨信。旣而俺答以足疾，殺馬取治；空中忽現白色人，如瑣南像，謂曰：爾何得作此惡業；俺答大懼；乃從阿里克喇嘛教，日持六字明百八遍以爲懺。又時，俺答汗子死；其母哈屯莫倫，依蒙古俗，爲殺百童子百駝駒殉葬；以此業緣，其母尋死，墮於鬼身，日日纏擾俺答乞救；瑣南乃依秘

法爲修三角護摩鑪，如法持誦，而以哈屯莫倫骨殖焚於爐內；將焚之際，衆見一蛇形異蝎鑽入尸衣昂首領外；瑣南爲誦眞言，蝎卽點頭三次，寂然不動；瑣南又爲作三世佛大供，供畢，焚屍及蝎，其味臭穢，人不能近；衆咸見爐烟忽化白光一道，旋繞昇空，變爲童子，合掌而去；自是蒙人益加誠服，而殺駝馬殉葬之惡習，不戒而革矣。俺答感其化，令蒙人皆奉佛教，持戒，誦經，月齋三日，禁止殺生漁獵；而上瑣南尊號爲瓦齊爾達喇賴；又依其教，立十善福德政；凡出家人違教娶妻，在家人違教殺生者，皆罪以黑烟塗面等罰。蒙古佛教，於是復大振。又時，瑣南以俺答請，於尼浴木塔拉地，造彌勒佛像；先遣班禪索納木札克巴、小胡圖克圖往；戒以到卽入馬頭明王定，三日或七日，彼土神將獻所藏物；小胡圖克圖如教，入定三日；忽一白衣少年，白袈裟，

掛白數珠，出禮小胡圖克圖訖，跪白瓦齊爾（即瑣南之號）前命藏物之因，今當如命呈出，云云；明日，果一衆寶莊嚴之馬鞍自然而出；小胡圖克圖乃築像臺，甫就，而瑣南至；初，有一托音齊（蒙古喇嘛弟子之稱）以瑣南像贈薩木達汗之父；汗父取而擲諸地；即夢有黑衣人以水晶刀刺其心；次日，諸發流血而死；薩木達汗悔懼，疾以精金寶玉等獻諸瑣南，乞爲造像懺父之罪；瑣南許之，汗乃大喜；至是，瑣南以其金玉，并土神所出之衆寶，和合造成大悲彌勒佛像；躬自開光，天花如雨，異香普聞，奇祥靈瑞，不可勝紀。又時，有術士博訥木則者，屢以術害瑣南而不得；一日，忽來稽首請罪，曰：我以術死九十七人，獨達賴三次不傷；我知罪矣；我死必墮三惡道，今願於觀自在菩薩前，懺悔歸依，乞爲授戒，并示以道路；瑣南如其願，逾七日，果死；瑣南

爲引入菩薩道焉。其他種靈蹟，不勝紀錄。俺答死，蒙古右翼迎瑣南，瑣南允之。途次明甘肅，其長官進獻供養時，香烟忽結成一壽字，撥之不散。衆咸驚異。明人因求法，瑣南爲授灌頂，且以經文傳之。旣而寧夏等處長官悉來禮供，瑣南於大衆中，現身爲白色四臂之像，一面，二手合掌，二手左執青蓮花，右持水晶數珠，結跏趺坐，相好具足，莊嚴璀璨。放五色光，徹照十方。大衆益敬信焉。自是遍於伊可錫巴爾博碩克圖十二圖，默持喀爾喀等地。宏傳灌頂密教，度化無算。萬歷十五年，察哈爾圖們汗來迎，瑣南謂使者曰：明歲上半年或可往，遲則不暇矣。衆皆不喻。使者阿穆岱獨知之，乃授以灌頂法。萬歷十六年戊子，明神宗遣使以千人厚禮來迎，瑣南謂使者曰：余極欲前往，奈大力汗之使已先到，今將往他處宏法利濟矣。至三月十六日，瑣南會集

大衆，及兩國使者，告誡畢，即入極樂通慧神變三昧，泊然而寂；蒸毗之時，頂現觀自在菩薩像；復於像頂現藥王佛像，慈悲慧眼，明照四方；衆人感動，傾心皈依，常是時也。紅衣派中諸大喇嘛，亦皆承事恐後；黃衣派之聲威，遍於蒙藏支那諸部；東西數萬里，熬茶，膜拜，不辭跋涉；諸王部長，莫不稟教行政，不復自施號令，於戲可謂盛矣！

第四世曰雲丹嘉木磋（一作蘊丹札木素）明萬曆十七年己丑，生於蒙古圖克隆汗族敬格爾家，爲第四子；年十四，入藏，從羅卜藏綽爾濟嘉勒參班禪出家，受戒，精通秘密；即於藏地隨地行化；一時隴地（譯音）某寺，以銅范金造一彌勒佛像，莊嚴完美，極盡神妙；方欲開光，像首忽然傾斜；衆皆不能正；適雲丹達賴至，禮像畢，畧加省視，曰：像首上對寺脊內，有一得道喇

嘛屍，像首避之，故傾斜也；即令人登脊察視，果有人屍，取棄諸江；雲丹乃爲像散花，開光，像首即時復正，衆見此瑞，咸生淨信。自是廣建法幢，宗風大闢，靈蹟昭著，名稱普聞。蒙古汗又欲迎入蒙部教化，藏汗不願，乃議別設一坐床，掌教喇嘛於蒙古；公選得年十三著靈異之津巴札木蘇以往。（津巴生於萬歷二十年壬辰，十三歲，被選至蒙古爲掌教喇嘛，靈蹟種種，蒙人極信服之。）雲丹達賴，更錫以大慈邁達里胡圖克圖之號。（邁達里至清順治九年辛卯始入寂，年六十矣。）蒙人大悅。雲丹在藏化緣既周，乃於萬歷四十四年丙辰，示現入寂。

第五世曰羅卜藏嘉木磋，（一作阿旺羅卜藏札木素，一作羅卜藏嘉穆錯。）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巳四月八日，生於薩斯迦達克博地，崇結薩爾合王。

家。博克達班禪知之；（即綽爾濟嘉勒參）六歲，博克達至其家；羅卜藏見之，即曰：巴克什班禪，爾來何遲也；即相與講論秘密奧義，聞者駭訝；遂從班禪出家，受戒十歲，以圖巴克洪台吉及蒙古掌教嘛嘛等誠請，往授消災吉祥之六臂者吉羅（梵語，此云如意輪）觀自在灌頂法；即爲衆現六臂觀自在身，微妙嚴好，光明照徹；衆心歡悅，信爲觀世音化身。二十二歲丁丑，與班禪額爾德尼，備書，遣伊拉固克散胡圖克圖至盛京，進統一天下瑞兆及方物，於清；且命伊拉固克散就地宏傳如意輪灌頂教；遂大啟盛京諸地人民之信。（時號伊拉固克散爲巴克什喇嘛。）清順治元年壬辰，羅卜藏達賴始應聘至京，居於黃寺，講演秘法。癸巳，歸藏。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入於涅槃。當斯時也，紅衣派愈微；黃衣派擴張至極，亦將有亢龍之悔；故五世達賴

示寂後，卽暫不出世，以俟化緣；其世稱之第六輩羅卜藏林泌養洋，第七輩噶爾藏，第八輩丹巴旺舒克札木巴勒，或爲第巴私立，或爲小呼畢勒罕蒙冒；皆非達賴喇嘛之真正呼畢勒罕。清高宗於是乃有金奔巴瓶之制，豈得已哉！

第六世（世稱第九世）達賴喇嘛，名不詳；清嘉慶十年乙丑二月朔，生於旬麻；爲春科土司丹怎吹忠之子；生而自知身爲五世達賴喇嘛；以前五世達賴所用鈴杵等物示之，一見卽識，大衆於是傾心信奉；班禪額爾德尼亦歡喜禮敬；清駐藏大臣玉寧見此瑞應，乃奏請認爲達賴喇嘛之真正呼畢勒罕，不必用金奔巴瓶故事；清仁宗允之，并頒以鈴杵念珠無量壽佛等；坐床後，靈異昭著；蒙藏歸心；然黃衣派至是，淪滅旣深，擴張事畢，故一期圓滿，

慧日潛輝矣！

二 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

班禪額爾德尼，猶言智學之如意珠，亦表其德深廣之稱也。准宗喀巴大士懸記：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七世而止；今考班禪傳系，一燈相續，不同達賴之以偽亂真；豈其教權既輕，魔亦輕視之歟！然以教權不足之故，其事亦多不可考矣。畧識如左，以俟博學智者。

第一世曰刻珠尼瑪，胃濟勒布格爾，明正統十年乙丑，生於後藏訥兌隆董地；從宗喀巴大士出家，得法後，與達賴第一世共受囑呼畢勒罕度世，共興黃教；其所爲常佐達賴，故事无闻焉；明宏治十一年戊午，入寂，壽五十四。第二世曰珠拜旺曲索諾胃濟朗布，生於後藏茹臧札木溫薩地，事不可考。

第三世曰結珠拜旺曲羅卜藏敦玉珠巴，明宏治十八年乙丑，生於拉魁溫薩地；事不可考。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入寂，壽六十一。

第四世曰羅卜藏綽爾濟嘉勒參，明隆慶元年丁卯，生於中印度連竹甲爾；甚著神異。萬曆二十三年，蒙古土默特汗侵西藏，嘉勒參班禪適居札什倫布寺，忽有所感，即策馬至兩軍間，兩軍頓息仇怨，欣然解甲。自是威望大隆。藏蒙尊信，號之爲博克達，而從受金剛如意珠輪秘密灌頂法者，無算。清崇德七年，與達賴第五世共遣使至盛京，自是嘗命使往焉。康熙元年壬寅入寂，壽九十六。

第五世曰羅卜藏伊喜巴勒桑布，康熙二年癸卯，生於宗托布甲隊倉地，事不可考。乾隆二年丁巳示寂，壽七十五。

第六世曰哲布宗洛布藏巴勒桑布，乾隆三年戊午，生於臧野茹嚮札喜孜地。四十五年庚子，來京；高宗爲建須彌福壽寺於熱河，以館之；嗣又令於西黃寺講經。十一月，示寂於京師，壽四十三。

第七世曰羅卜藏巴勒丹白尼馬邵拉木結，乾隆四十七年壬寅，生於後藏巴浪吉雄，事不可考。

卯 衰敝期

黃衣派以達賴班禪共呼，畢勒罕護持宏揚之故，致大擴張；其威神所及，雖不如紅衣派盛時之廣普，而其實力，則已駸駸乎駕而上之矣。世運變遷，成壞相續；黃衣末流之衰敝，亦復不遜紅衣；而考其因緣，則間有少異者。蓋紅衣以無戒律護持，致重密法而妄作；黃衣則尊尙戒律而偏輕修驗，致密法

既荒，戒律亦復不真實也。然此但表異，害實維均；加之餘種私利因緣，如出一轍。真人不作，心教不明，其欲常保昌盛，豈可得哉！

達賴班禪之呼畢勒罕既止，藏人乃恃金奔巴瓶假定之達賴班禪以爲藏主。凡非聖侶，神驗既杳，法戒亦弛。當達賴第十世（世稱云爾）時，藏中尙有諸小胡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助揚教化；十一世後，小胡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亦少；於是藏人之真實修驗者，漸無所聞。秘密蓮華之教，竟將淪胥以亡耶？抑更有豪傑之士，繼蓮華生宗喀巴兩大士之武，而振興之耶？

第二節 西藏佛教今日之狀況

甲 紅黃兩派之現勢

今日之西藏，久非昔日之西藏矣！交通漸便，門戶洞開；遂使無智藏人，內厭

故常而失其所守，外慕新異而貪有所得；棄如意之寶珠，羨糞壤之瓦礫；前途渺渺，後患茫茫！觀二派之現狀，能無恫歎？

紅衣派於西藏中雖已極微，而於蒙古青海諸部落則尙彌布。然蓮華大法，通達者幾無有聞；所謂靈驗者，特吞刀吐火厭勝咒詛之術而已。黃衣派衰敝未久，僧徒尙遍布於藏蒙中國各處。然其所善，亦僅誦經代人祈禱；考其能正修行，精研蓮華大法者，亦無聞焉！夫以秘密無上之教，其末流至於如此，是豈蓮華生宗喀巴兩大士始願之所及哉？

乙 外來諸教之侵入

物已自腐，蟲必生之。內教之不修明，而欲外教之不侵入，豈可得歟？紅黃兩派，既衰敝如此；於是天方希臘耶穌羅馬諸教，皆浸淫傳輸，欲一染指藏人

若不速疾奮興，紹明自教；將來外教雜入，則衆寶莊嚴之寺宇，或廢爲榛菅；清淨高尚之人民，或淪爲胥役，哀孰甚焉！

第三編 餘論

第一章 西藏佛教之莊嚴

第一節 像法

西藏佛教者，實一富有精神具足形式之佛教也。蓮華生上師之開基，宗喀巴大士之改革；乃至兩派徒侶之修持，其精神圓滿，固已不可思議；而進觀其像法等形式之莊嚴，尤有足令人驚嘆者！畧識於此，或亦研究西藏佛教者之助歟？

西藏像法，純乎秘密宗之像法也。秘密宗主旨，即事而真；以相顯體，像兼事

相，故尤重焉。灌頂修持，必先造像；或塑，或畫，極盡莊嚴。其法：首結壇場；次嚴
三事；選材必密；擇技必精；然後三密加持，四事供養，眞言裝藏，秘印開光；直
披行者之心，契入本尊之體；以是妙像功成，總持業就，或放光動地，或鼓樂
雨華，聞見得福，利益無量。良由法身妙好，不離色心相應，影像莊嚴，豈出眞
如一界；寄體於相；卽性成身；神變不測，又何異乎！

西藏現在供養之像：若大昭寺之釋迦佛像，十一面觀自在像，（蘇則司登
汗時所建。相傳，汗聞空中聲，乃積種種良材，和合珍寶，請涅泊爾技師造塑
成像；卽放光普照，現種種瑞，至今猶靈應如響云。）提俄美幾八神像，（極
靈應）等；餘寺之金剛手文殊普賢觀音勢至彌勒諸佛，八供四攝諸明王
尊天等像；皆具足莊嚴，神采赫奕，天工化匠，極巧盡妍；足起瞻禮之誠，尤爲

模型之最。其像或金，或銅，或種種寶，或香木，或香泥，各質皆備；其景大小亦種種不等；而莫不依於量度定軌，位置適宜。至其畫像，尤多精妙入神，不可思議者。像法之海，觀止也。

第二節 寺院

西藏寺院形式，皆模範印度；雕石，鏤金，鬼工，神運，堂煌壯麗，輪奐巍然。西藏著名大寺，凡三千餘；尋常寺院，不可勝計；招提，蘭若，無地無之。佛國之名，誠不虛謬。茲就重要寺院，略舉如左，以備參考。

市達拉宮者，達賴喇嘛之宮也。在拉薩。（建於蘇朗司登汗，而第一世達賴重修之。）平地一峯，高約二里；緣山築高樓十三層，盤磴而升；中間金殿三座；殿前，金塔五座；光彩奪目，輝映照耀；西殿爲喇嘛坐床處；有宗喀巴手足

印，日久不化，金殿中有達賴獅子座，其間嚴飾，備極精美，壁間畫有毗盧遮那佛觀自在菩薩等，神通圖廊，有宗喀巴改興佛教犯難種種之圖，均極妙麗。

大昭寺，（藏名老木那）在拉薩，（建於蘇朗司登汗，以唐公主尼波羅王女謂此藏地之心，是爲海眼，須將海眼填塞，上修寺宇，如蓮華形，並將四周風脈更正，如八寶聯絡，始得吉祥。汗乃依言興工，將海子四面，用石填砌，海眼中，忽然起五色霞光，現出石塔三層，汗令以石拋擲，然後用木掩蓋，其空隙處，鎔銅淋滿。海子既平，乃造寺焉。汗又祝於佛，欲將邪氣鎮壓，遂在昌諸銷羅倫提堆陽四處之接連地脈上，築寺一百八座以環之。大昭寺乃成。）坐東向西，高樓四層，上有金殿五座，欄干殿宇，皆銅質溜金，宏廠壯麗，煥然

奪目。中殿供釋迦牟尼佛像（卽唐公主齋來者）。左廊有蘇朗司登汗唐公主尼波羅女王塑像；其餘菩薩像，約萬餘；又有吧拉瑪像（一種累子天王；俗云唐公主化身也）。威靈顯赫，藏人敬畏之。寺內藏古代軍器甚多，門外有唐番和盟碑；碑側有唐時古柳二株，老幹蟠屈，宛若龍虬。

小昭寺（藏名老木契）在大昭北半里許（唐公主悲思中國，蘇朗司登汗爲造此寺）。坐西向東，樓高三層，上有金殿一座；殿內供多羅尊（卽尼波羅王女齋來者）釋迦牟尼佛、彌勒佛像等；或言像內有唐公主肉身，座上書默寂能仁四字者是也。

沙母亞史寺（一作桑肅寺，一作薩木秧寺）在拉薩東，約二日程（蓮華生大士所建）。其式仿甲噶爾之阿蘭達蘇里寺；三頂，四面，八方，以象秘密

三味耶形；寺中，喇嘛甚多；達賴每歲於此講經一次。

多爾濟札古寺，在沙母亞史寺附近，札津宗山之巔；中有洞，高二千餘丈；燃火，梯木而上；洞內，有石蓮華佛座；座前，石几；几上，有盒；盒內，有白土，可食，味如糝粳，次日復生；座後有大海，惡人至此必墮；藏人甚畏敬之云。

甘丹寺，在拉薩東五十里；（宗喀巴大士所建；先是宗喀巴在大昭寺說法，喇嘛日衆；求別立寺；宗喀巴乃命造此寺，以表振興甘丹派。）形勢與布達拉同；經樓，佛殿，莊嚴華麗，與大小昭等；經堂內，塑桑堆（卽愛染明王等雙身像，俗名陰陽佛）；德木楚克（俗名安樂佛）；多爾影佛像等；又有彌勒佛像，宗喀巴於此前示寂云。

色拉寺，（俗名黃金寺）在拉薩北十里色拉山（宗喀巴弟子沙克迦伊

喜所建；沙克迦伊喜先習紅教；嘗入明爲上師；歸藏，師事宗喀巴；旋奉師命於此建寺，住持佛法。因山勢建築，層樓，礪房，參差高聳，中有金殿三座，像皆檀香雕刻。（此香自中國攜至。）有鐵跋折羅（卽金剛杵）一枚，長近二尺；一端如三稜錮，一端鑄成人頭形；相傳造寺時，此杵自西天竺飛來；故藏人尊敬，歲一禮供云。

別蚌寺（一作布喇蚌寺）在拉薩西二十里；（宗喀巴弟子札什巴爾丹所建；札什巴爾丹在攝烏，夢神告以此地宜修寺，賜爾五千徒衆，並賜以無量山泉；覺告宗喀巴，宗喀巴卽命如夢修建；適有攝烏富民三人布施其地，乘以資助修，乃不日而成焉。）依山建築，層樓周布，金殿三座；又有達賴避暑園林一所；達賴每年至此講經一次；凡藏衛蒙古各地，初出世之呼畢勒

罕及大小喇嘛等，皆須於此學經。

木鹿寺，在拉薩大昭北小昭東，樓高四層，宏敞壯麗，經殿佛像，亦極嚴整；藏僧習經之所也。寺西，有經園，刊寫三藏經文，頒布各地。

菊葛木寺，（俗名菊岡寺）在拉薩毗連木鹿寺經園，蒙古僧習經之所也。

札什倫布寺，（一名仍仲甯翁結巴寺）在拉薩西南，約八日程，後藏之首府也。（達賴第一世所建）寺背山臨河，殿宇宏敞，佛像莊嚴，爲班禪額爾德尼坐床之所，凡喇嘛學經成者，必至此受戒。

薩迦寺，在札什倫布寺西南，（發思巴弟子昆貢確嘉卜所建，初，確嘉卜愛此山風脈佳勝，欲建寺，地主降雄岡喇哇等三人，卽以此地布施，乃成此寺。）宗喀巴大士出家之處也。寺甚壯麗，寺中藏儲梵藏各文經典，及古近圖

書，異常浩瀚；藏人名爲大圖書館云。

第三節 經典

西藏佛教經典，分二大部：一曰，甘珠爾（猶言戒藏），凡顯密經法戒律儀軌，皆入之。二曰，丹珠爾，凡解釋文義各種典籍，皆入之。甘珠爾中，復分七類：一，佛頂；二，般若；三，寶積；四，涅槃；五，戒律；六，密乘儀軌；七，咀特羅。丹珠爾中，亦二類：一，經；二，咀特羅。凡經典文字，以藏文爲主；密乘真言，則兼用梵字。其流通者，有寫本刊本二種式，則並仿印度貝葉經體也。

第四節 法器

西藏佛教法器，其式悉仿印度，爲類有六：一，禮敬用法器；二，稱讚用法器；三，供養用法器；四，持驗用法器；五，護摩用法器；六，勸導用法器。

禮敬之法器，若袈裟，（與中國者不同；式如縛帛之方單；著時，卽纏身而露其右肩也。）掛珠，（有菩提子，金剛子，蓮子，水晶，珍珠，珊瑚，琥珀，瑪瑙，玻璃，青金，白金，木樵子，人頭骨，等類；作法時，用掛於項。）哈達，（絹布爲之，形長方，上尊者必以此表敬意。）等。

稱讚川之法器，若鐘，（大小各式。）鐸，（金舌木舌二種。）鼓，（有大鼓，腰鼓，羯鼓，銅鼓，等。）鈴，（大小種種。）鐃，（大爲鐃，小爲鈸。）筆，（式同笛。）骨笛，（人骨爲之。）六弦琴，（式如阮咸而較長也。）等。

供養川之器，若香爐，（種種式皆有。）鐙台，（各種。）水盂，（各種。）供獻器，（瓶，盤，鉢，盃，盂，盤，等種種。）幢，（有羽毛，寶，金，絲絹，諸種；式如旌節。）旛，（長短大小各種；式如船用風旛。）華蓋，（式有種種。）瓔珞，（在頭曰瓔，

在身曰珞；種種寶爲之。花鬘（長，圓，圈，條，種種諸類；花寶爲之。）花籠（金銀竹木等絲爲之，以盛花；有種種式）等。

持驗用之器，若曼荼羅（壇也；方，圓，三角，三種；形式隨法，種種不同。）念珠（與掛珠同，而較小；掛珠，皆百零八粒；念珠，則有百零八粒，千八十粒，二種；亦各隨其類爲用。）拔折囉（卽金剛杵；有一股，三股，五股，金寶，香木，之別。）杵鈴（亦有一股，三股，五股，之別。）者吉囉（輪也；其式甚多。）鼓（有大鼓，雞婁，二種。）引磬（與中國式同。）木魚（與中國式同。）灌頂壺（灌頂時用之秘密水壺；其式亦種種不等。）等。

勸導用之器，若摩尼輪（形如桶，中貫以軸，手挂而旋之；桶上鐫六字明。）祈禱筒（式如摩尼輪而大；用風或水或器械而旋轉之。）祈禱壁（金木

板鑄六字明，掛之壁。祈禱幢，（幢上寫六字明，以竿揭之屋頂。）祈禱石，（石上鑄六字明，置山麓或途中。）等。

藏中法器極多，不可勝紀；畧出一班，以資參考。

第二章 西藏佛教之禮節

西藏佛教禮懺供養諸大軌則，皆准密宗法制；毋庸贅述。茲就尋常禮節之要重者，畧紀數端，以資研究：

一、謁見禮節：藏人凡見長於己者，則以右手自額上外指，而誦六字明三度。若謁達賴班禪，則脫冠合掌長伸其舌於外，（相傳舌能覆面門者，其人累世誠信不欺，今出其舌，即自表其誠信之量，示不欺也。）頂禮三度，乃垂手聚足屏息鞠躬，趨至達賴前而受其摩頂。

一、婚慶禮節；藏人婚娶，必招喇嘛禮誦祈禱；婚禮既成，夫婦相率至大喇嘛寺熬茶祈福；女子見喇嘛時，必以糖和乳茶塗面；否則科以大不敬罪。凡藏人有吉慶事，皆必禮供喇嘛；一以報恩，一以祈福也。

一、喪葬禮節；藏人病，卽招喇嘛誦經，或集童男女唱佛歌，以祛病魔。死，則送黃油於大小昭寺，然燈，盡出死者所有物，半施諸布達拉寺，半售資爲延喇嘛讀經。（富者讀經至一年。）及一切熬茶供施之用。藏人葬法，有天葬（碎尸肉飼鳥）、地葬（碎尸肉飼獸）、水葬（投尸水飼魚）、火葬（焚而化之）四種。葬時，皆延喇嘛誦經禱祝，或行秘密之法。

一、祠葬禮節；藏人以正月二月爲大祭月，正月元日，跳舞祭；二日，飛繩祭；三日，翻杆祭；皆於達賴宮中行之，侑以種種奇伎藝戲；六日至二十一日，大施

祭；於拉薩宮殿及甘丹別蚌色拉桑嘉四大寺行之；各處皆有喇嘛誦經；（寺內者爲內招，寺外者爲外招。）受施；（衆喇嘛席地跏趺，行列嚴肅，日供三餐，人各施以銀錢衣冠布幔等；此款歲數十萬。）約數十萬人，十五日（即上元日）燈祭；（懸燈於大昭寺以下歲。）十八日，驅魅祭；（是日，各寺喇嘛集於大昭寺，擁達賴登臺講經；號曰放喇；藏人數千里外來會，咸以金寶供養達賴，受則歡喜，謂得福云。）二十日，觀兵祭；（觀兵畢，喇嘛演送崇式。）二十五日，競馬祭；三十日，驅魔祭；二月十七日，舞蹈祭；（祭時，喇嘛演秘密術戲，極爲神妙。）當祭之月，藏人老幼男女皆至誠念誦六字明，身佩護佛舍利經卷，念珠，護符等，手持摩尼輪旋轉不息。

一，軍旅禮節；藏人於行軍前，必集喇嘛誦經行法，以期禳解；復有喇嘛隨軍

講說經法，以勵軍心；軍人病或傷亡，則喇嘛爲之行法祈禱；戰時，喇嘛及後備兵皆高誦六字明，以助戰士之威神。

第三章 西藏佛教之教育

西藏之教育權，悉隸於喇嘛；小兒能言，卽由喇嘛授以六字明（以是爲人類材能之倉庫，世界智慧之樞鍵，一切宗教之綱領，救度苦難之靈藥也。）少長，喇嘛擇其聰雋者，入寺；授以淺近經法，及文字，算學等；每年一試；精通者，授以深奧經典，及高等文學，術數，技藝；既卒業，甄其優勝者，升入甘丹別蚌色拉桑嘉四大寺受戒；學習秘密儀軌，爲托音齊；學成，貢於達賴班禪，灌頂受記，爲大喇嘛；或爲葛布倫。至呼必勒罕胡圖克圖，則自幼卽別擇道行高尚之大喇嘛爲之師，不與齊民等。

西藏佛教教育，組織統系，頗極完備；故藏人理趣高尙，文學優美，術藝精博者，至多；會當探考，著爲專篇，以資研究，茲不具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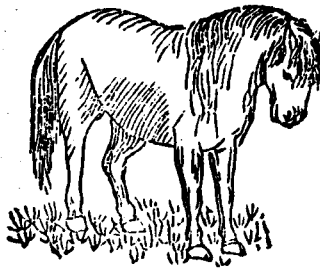
贅言

嗚呼！世之論佛教者，往往不知有西藏，豈不大可怪哉？佛教自釋尊應化，流布諸方法會之盛，人天莫並；迨乎示寂，單傳直指，則祖祖相承；顯文密印，則師師互闡；蓋溯佛後之宏揚，印度實最先最盛；支那次之，日本又次之；而其消息也，則同時焉！獨至西藏，其興也，當支那日本之間；而其衰也，獨遲至千載之後；其擴張也，幾全被歐亞；則西藏法會，豈非佛滅已後之一大關鍵歟？夫世界之太平，必自乎人心；人心之轉移，必基乎宗教；宗教之美備，必首推乎佛！佛教之復興，必恃乎印度支那；印度支那佛教之興，必資乎西藏；則西

藏佛教之關係世界，其鉅且重爲如何也？像法既衰，根機滋劣，舍加持之秘法，相應之真言，孰能轉衆生積習而開其本心者？是則尤非昌明西藏佛教，無能爲役世之志於宏法利生者，盍亦留意於是哉？

西藏佛教史終

贊言



七四